晉察冀日報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七九〇期　定價：每份邊幣拾元

大同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

本報訊：我軍挺進大同近郊，解放廣大國土，摧毀敵偽政權，抗日民主的大同縣政府已於四月中宣告成立，專署委任劉崑為縣長，並已建立三個區公所，由劉崑、任壹兒、張萬民三人分任區長。現已就任，領導大同人民擁護民族鬥爭，建設自由幸福的民主生活。

平定六區發現毛谷蟲 現正積極進行撲滅

平定訊：六區水古等五村近來發現毛谷虫，吃樹葉很厲害，對才用土的玉茭豆子為害更大，現已組織這五村的婦女兒童突擊消滅，並由區派出實業協助員指導專門組織群衆撲打工作。（劉介生）

新華社記者評論 國民黨內外政策動向

六屆一中全會上舉行法西斯式的宣誓。和有濃厚法西斯色彩的阿根廷建立邦交。陳誠公開聲明將以盟國租借武器進行內戰。

新華社延安七日電：新華社記者評論最近國內政治發展稱：在通過無數「決議」「綱領」的國民黨六全大會閉幕後，僅僅過了二個星期的時間，但是這短短的十幾天，已經足夠地暴露了國民黨大會底一切決議的虛偽和欺騙，證明了國民黨當局底法西斯主義與準備內戰的面目。內戰的危險急劇地增長了。在這兩星期內發生了三件標誌着國民黨內外政策發展趨向的大事。這三件大事是國民黨的一中全會；國民黨政府與阿根廷建立外交關係，及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陳誠將軍用盟國租借武器進行內戰的公開宣告。這三件事標明了國民黨當局的國內外政策正按着法西斯主義和準備內戰的道路大踏步邁進着。

上月底開會的一中全會，本來是國民黨六全大會之後的例行會議，並沒有足以重視之處。但是在全會開幕典禮上「全體中央執監委員」的宣誓，卻是在認識國民黨底真正面目上所不可忽視的。誓詞全文如下：「余誓以至誠，遵奉總理遺囑，服從總裁命令，恪守本黨主義，嚴守黨的紀律，絕對不組織或加入其他政治團體，絕對不自私自利，絕對不以個人之感情意氣用事，如有違背誓言，願受本黨最嚴厲的處分。謹誓」。「宣誓時即由蔣介石本人監誓」。一個政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必須宣誓「服從總裁命令」，否則即須受「最嚴厲的處分」——除了納粹黨及法西斯黨外，那裏曾聽過見過？要在「總裁」面前宣誓絕對服從他之後才能就職中執監委，這又除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外，那裏曾聽過見過？至於「絕對不組織或加入其他政治團體」一語，尤為荒謬絕倫。試問：「國民參政會」「憲政實施協進會」……等等不是政治團體麼？依這誓詞，那麼從參加這些會的總裁蔣介石起一概都應受「本黨最嚴厲的處分」了。一個政黨禁止黨員參加別的政治團體，等於禁止黨員作政治活動，也就是說這個政黨無存在之必要。但是誓詞之所以如此荒唐可笑，乃是因為國民黨當局不願承認其他政黨合法存在，諱避政黨字樣的緣故。至於最嚴厲處分，會指什麼？未見新修改的總章，不能詳言。但一提前國民黨中委鄧演達之未經法庭即被捕殺，前國民黨中委張學良、楊虎城之未經法庭即被長期囚禁，對於國民黨中執監委的最嚴厲處分，當不僅開除黨籍而已。因之，一中全會整個說來，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形式的會議，但這一誓詞卻極可寶貴，因為它活畫出了一副希特勒面孔，短短數十字將國民黨當局、六全大會、宣傳機關所慘淡經營的「民主」粉飾，一下子打得煙消雲散了。

另外一件把國民黨的好聽的空話打得煙消雲散的事情，是國民黨的與阿根廷建立邦交。阿根廷是什麼樣的國家呢？用中央社的話來說吧：「阿根廷不獨為傾向軸心集團之國家，即其國內政局亦含有極濃厚之法西斯色彩。戰前戰時與德意日三國狼狽為奸，阿國成為軸心間諜保護所，對華甚不友好，曾承認偽滿。近因美國加以重大壓力，而軸心集團局勢又日非，始稍改變態度，但其真意是否悟禍，尚屬疑問。如此國家，竟允與參加聯合國會議，殊非賢明之舉。」（一五月九日中央社總編輯室致分社主任特派員電）說得不錯，補充是多餘的了，「阿根廷是否真意悟禍」的疑問亦可由中央社自己來回答：「美聯社記者不斷在報上發表專文，揭露阿根廷的內情，說情勢較法西斯時代的意大利還壞。紐約時報昨日發表長篇報告，詳述阿國政府大規模逮捕自由主義者及批評政府的其他人士，並採取種種壓迫措施。杜魯門總統在回答記者詢問時說，他對於此種情勢，不甚滿意。美國希望阿根廷能在參加舊金山會議時，改變他的內政政策，但已失望。」（中央社六月二日舊金山專電）就是與這麼一個內政上含有極濃厚法西斯色彩，軸心間諜保護所，對華甚不友好，曾經承認偽滿的阿根廷建立邦交，是國民黨六全大會後新外交政策的第一個步驟。事實勝於雄辯，國民黨今後的外交政策將不是加強與盟國——特別是蘇聯的「永久友好關係」，而是與法西斯國家建立永久友誼。」

最後也是最嚴重的，乃是本月六日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陳誠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公然聲明：將以租借武器進行內戰。聲明全文如下：「美國對中國租借武器近來已增加。本人可以向盟邦切實保證，凡租借法案所得到的武器，無論一槍一彈，均用以裝備打擊敵人的部隊，但如中央部隊遭受不友好之部隊攻擊時，若有中央部隊不用其所有武器自衛，亦為不近人情之事。」所謂不友好部隊，指什麼？觀其與中央部隊對稱，可知即為非中央部隊是也。聲明的意思就在號召國民黨中央系部隊用「受攻擊」「自衛」的口號，去進攻非中央系的異己的「不友好部隊」，首先是八路軍、新四軍。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一直到今天，國民黨的軍隊發動一切內戰，都對八路軍、新四軍的進攻，而且新四軍是被國民黨當局宣佈為「叛軍」的，八路軍是被稱為「奸軍」的。國民黨當局至今口口否認有準備內戰的企圖，六全大會還惺惺作態說什麼「政治解決」、「一切問題均可商談解決」之類，現在陳誠的聲明證明了這種虛偽，證明國民黨當局在積極準備內戰。國民黨當局至今口口聲聲向盟邦保證不用租借武器作內戰之用，盟邦朝野亦頗有人為其迷惑，代其保證；現在國民黨當局揭下這個假面具了，陳誠的聲明公然聲稱將用所有的租借武器進行內戰。

陳誠的肆無忌憚的內戰聲明，更應該喚起全國人民的注意，也應該喚起全世界輿論及盟邦政府的注意。國民黨當局的內戰準備已經從偷偷摸摸轉為公然宣言了，如果盟邦政府再以武器供給中國國民黨當局，那實際上就是幫助國民黨當局進行內戰，屠殺中國人民；這不但將破壞太平洋上的反日戰爭的勝利，而且是對中國人民的極不友誼的舉動。中國人民要求盟國——首先美國立即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租借武器的供應。我們號召全國人民立即警覺起來，採用一切方法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法西斯主義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反對國民黨當局的內戰準備，將抗日人民戰爭堅持到澈底勝利。

舊金山會議第一大組會 通過世界憲章序言 新世界組織命名為「聯合國」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舊金山訊，世界憲章序言，於五日夜在序言宗旨及原則委員會中，經長時間的討論後，已通過如下：「我們聯合國的人民，決心拯救我們的後代免致再受戰爭的災禍，此種戰禍在我們的生活中，已兩度給予人類以無窮的慘苦。我們決心重申對於基本人權和大小國家權利平等的信念，我們決心建立一種環境，使基於條約和其他國際法而來的責任都得保持，我們決心促進社會的進步，並提高生活水準，使得人類受更大的自由。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實行容忍，彼此和平的居處，像良好的鄰國一樣，我們必須結合力量以維持國際的和平與安全，我們必須接受原則，並創立制度，除為共同利益以外，絕不使用武力，我們必須運用國際機構促進經濟與社會的進步。通過我們聚集在舊金山的各代表，大家對這個憲章都表同意。」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塔斯社舊金山訊：第一大組委員會主席愛努斯基八日對記者稱，以他為主席的委員會——序言宗旨和原則委員會，已一致熱烈通過命名新的世界組織為「聯合國」。愛努意斯基說：在討論世界組織的名字時，若干拉丁美洲國家代表，曾提出了以「國際協會」、「國際同盟」、「國際會社」等等的議案，這類名字的提議者認為：把「聯合國」譯成各種文字有種種困難，同時認為聯合國這種名字與戰爭聯在一起，這種名字在將來可能使新的會員的加入發生困難，似指中某國和附庸國。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代表擁護美國代表的提議，烏克蘭代表指出，這個名字是羅斯福所指定的，為着敬重美國這個偉大政治家，我們應繼續用這個名字，同時也考慮到聯合國這名字與為共同原則的鬥爭聯系在一起，我們應繼續鬥爭，但反對者認為如將來發生戰爭時，則這個名字就不相稱。烏克蘭代表說：目前來預測這種戰爭是不必要。討論後，聯合國這名字就熱烈地被通過了。

冀西淪陷區廿萬同胞 發通電慶賀中共七大

新華社太行十日電：冀西××縣淪陷區三十萬同胞頃聯合發表通電，熱烈擁護中共七代大會提出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原電中稱：「七大的召開乃我淪陷區同胞解放的福音，消息傳來，奔相走告，咸信反攻勝利為期不遠。八年抗戰，令吾人深信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人民的救星。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轉戰敵後，八年以來，始終和我淪陷區人民一起奮鬥。」繼稱：「當此有利形勢到來之際，我淪陷區人民決響應英明領袖毛主席的號召，作武裝起義之準備，待時機成熟，即裏應外合，驅逐敵寇，完成解放大業。」電中對國民黨蔣介石堅持獨裁統治、準備發動內戰、破壞抗戰事業，置我淪陷區人民於不顧，表示極大憤慨，對中共七代大會提出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則表示熱烈擁護。號召全國同胞團結起來，要求立即改組國民黨政府，成立聯合政府，爭取抗戰早日勝利，解救淪陷區同胞，共同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

大後方五大學 籌組全國學聯

新華社延安八日電：據五月三日華西晚報載，昆明西南聯大、遵義浙江大學、樂山武漢大學、成都燕京大學、重慶中央大學等五校發起籌組全國學生聯合會，他們正在交換意見中，不久將聯名邀請全國各大學參加，正式成立全國學聯。

的發展。由此可以解決失業（或人口）問題。二、土地制度的變革和農業的機械化。

……於膨脹了。可是：（一）軍部最近預料到和南洋以及中國方面的交通將被切斷，便以全力開發國內資源，結果石油、鐵……成為有力的贊資者。因此，國家必須保障：（一）八小時勞動；（二）增加工資和制定最低工資法，（三）規定社會……

（新華社延安二日電、

冀中我光復新安鎮

本報訊：冀中軍區司令部六月八日作戰公報稱：我九分區主力一部，於五月二十八日夜襲攻白洋淀西岸之新安鎮，經一晝夜激戰，於二十九日晚將城防各碉及偽大隊部碉樓共十一座全部佔領。城內殘存之偽碉一座，在我軍繼續猛攻下，於六月一日將其攻克。至此，新安敵偽全部肅清，我當將該鎮光復。城南之南劉莊、大趙莊兩據點亦被我解放。敵偽曾從安新縣城增援二百餘，企圖解救困守新安之敵，但被我擊潰。新安為安新縣之一大鎮，位於依城河上，其東為白洋淀，北為大王淀，西南為雜粮淀，為冀中有名之漁業市場，航運可通津保。在攻克該鎮之戰鬥中，我生俘敵偽二百餘，繳獲輕機槍一挺，長短槍百餘支。

十七分區反「掃蕩」中 我軍連續出擊獲勝

平谷東高莊伏擊殲滅全部敵偽

本報訊：冀熱遼軍區司令部六月五日作戰公報稱：（一）五月十三日，我十七分區×部，在明桿莊伏擊「掃蕩」該區返往撫店子之偽討伐隊四百餘，戰四十分鐘，擊斃偽四十九名，俘偽二十八名。二十一日，樂亭西南閻各莊之偽二十四名到黑崖子、段莊一帶催索糧款，我聞訊後，當以主力一部，向敵急襲，將敵包圍於段莊；敵依房頑抗，戰二時許，斃偽三，俘偽小隊長以下十一，繳步槍十一，短槍二，子彈一七〇。同時將閻各莊增援之敵擊退。二十五日，我×部在井灘莊（樂亭西）伏擊胡各莊（[illegible]）出擾圍人開會之敵騎兵四百餘，戰三時，斃傷敵四十餘，繳戰馬十一匹。

（二）我十四分區部隊，五月十八日在平谷南之東高莊伏擊大王各莊（平谷西南）、莊戶（平谷以南）返回平谷之敵九十餘，激戰結果，將該敵全部殲滅。計生俘敵二十三名（內三井中尉、小田及山本少尉各一），斃傷敵[illegible]，斃偽二十餘，俘偽十五，繳獲擲彈筒一個，步槍四十四支，短槍三支，刺刀十七把，戰刀四把，擲彈三十四發，子彈七三七發，短槍彈四一發，望遠鏡二架，鋼盔十六頂。[illegible]夜，該部又攻克平谷南二里之東寺渠偽據點，戰四時，俘偽二十三名，繳步槍二十支，子彈三三三發，手榴彈七二枚。

（三）我十八分區部隊，於五月十九日設伏於武清東北三十里之下五旗、司各莊據點附近之丁莊、艾莊一帶，早七時，中營（下五旗東北）出偽共六十餘，與我接觸後，即退至司各莊，我當以主力一部強攻該點，從上午八時戰至下午六時，經我將碉門炸毀後，該據之偽即全部繳械投降。在戰鬥開始後，下五旗曾增援敵偽三百餘，被我擊退。戰後楊村（下五旗西南）敵百餘，配合下五旗、柳莊偽三百餘與飛機一架，向我報復，亦被我擊退。在以上戰鬥中，計擊斃敵偽三十餘（內有偽中隊長一，小隊長三），俘偽五十名。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六十支，擲彈筒一個，短槍七支，子彈千餘發。十七日，我×部在唐山西南灤南之孫莊子伏擊三道（唐山西南之鐵路線上）出擾之敵偽，激戰結果，斃敵少尉一，傷十，斃傷偽中隊長以下九十名，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八支。[illegible]二十二日，我軍在渤海邊之[illegible]南，於一夜間攻克大小神堂等四個據點，俘偽中隊長以下九十一名，繳步槍八十一支，短槍三支，子彈千餘發。

渤海濱一夜間 連克據點四處

（四）我十五分區部隊，於五月十六日夜，在化南楊莊

冀晉北線部隊 挺進大同平原

本報訊：冀晉軍區司令部八日作戰公報稱：我軍區各部隊，自二日到八日的七天中，除以前公報外，計共作戰達十七次，斃傷敵偽一百七十名（內亡敵中隊小隊長及敵官各一，偽中隊長一），俘敵機槍射手一名，俘偽軍三十一名，繳輕機槍二挺，擲彈筒二個，步槍四十九枝，各種彈藥一千五百餘發，[illegible]，其它軍用品甚多，其詳情分述於下：（一）雁北我軍，自對該地區敵偽據點碉展開圍攻以來，經過我軍積極作戰，與政治攻勢的開展，現在渾源應縣山陰以南的沿地，敵在恣嶺口之封鎖據點，在二百六十里長的一線上，為我掃光，我軍以狂潮猛勢，湧向大同山陰應縣渾源之平原，掃蕩偽組織，把敵人擠出去。陽高以南，自我軍五月十八日，逼克大白登為止，平綏路以東，陽高至東井集長達一百里沿綫兩側三十里的面積上，已無敵踪，使我軍轉戰於平綏路上。二日，我軍某部，襲擊平綏路隋士營車站，並破電綫一部，[illegible]

[illegible]輕機槍一挺，步槍十餘支。二十七日下午，我另一部於馬圈子、小米莊（蔚縣西）伏擊蔚縣去上會（蔚縣以南）返回之偽保安隊六十餘，戰二十分鐘，俘偽一，繳輕機槍一挺，步槍二支，短槍一支，手榴彈四〇發，自行車三輛。

[illegible]日，小石莊東井集據點出敵偽八十餘，被我軍某部在平綏路南之水沱伏擊，激戰二時，反復衝鋒達六次，終於將敵全部擊潰，敵五日逃竄徐家堡據點，六日，企圖與聚樂堡車站，起支援，但又為我軍在閻老山伏擊，激戰中敵不支，落荒逃竄，我斃敵中隊長以下十七名，傷敵偽二十三名，俘敵機槍射手一名，繳輕機槍擲彈筒各一，步槍九支，子彈四百發，戰馬一匹，鋼盔十一頂，文件一部，我亦傷三十一亡六。活動於大同以南之游擊隊，配合羣衆，將落鎮營敵倉庫破壞，繳糧五百石，大部分給群衆，鋼五百斤，之後，吉家莊據點，中偽軍二十餘，會同報後，遭我退，俘偽軍一，繳步槍二支，全彈百發，下兩井莊村辛立村之偽大滑盜所，亦為我摧毀，繳糧食二百石，救濟群衆。掩護渾廣間運輸綫的楊莊據點，二日，被我軍將所修之壁壘澈底破壞，生擒偽青年團十八名，以後，接連不斷的予以打擊，九日，該點全部為我光復。渾源北之王莊據點，在我某部一度強襲下，於八日逃去。山陰以南之口前村沙家老水峪口索安舖山沿據點，於六日為我逼克。我另一部，活動於滹沱河上游之沙河繁峙之間，在四五兩日，連續打擊敵偽，計繳大車十輛，騾子十六頭，我傷四亡一。（二）[illegible]定）路上，上船陽敵偽，企在四日被我某部伏擊，斃傷六名，俘偽三名，繳步槍三支，我僅傷一名。七日，正寫敵二七餘，帶炮一門，乘汽車到士曲陽，企圖襲擊我某支隊一部，二十餘，亦到[illegible]，在上曲陽附近伏擊，激戰二十分鐘，敵亡三傷五，繳步槍四支，手榴彈五十發，我無傷亡。同時，從靈丘河上之伏擊圍送水堡敵偽二百二十餘，被我某部伏擊，激戰一時許，斃傷敵小隊長以下十六名，傷偽中隊長以下十七名，斃偽中隊長以下十六名，傷十五名，繳輕機槍一挺，步槍十三支，子彈九百發，其它一部，我亡十傷三十二。繼南北放口勝利攻克之後，於六日，又逼克南北放口以北之土安堡據點。俘偽小隊長以下十三名，繳步槍十二支，擲彈筒一個，子彈四百發，其他軍用品一部。（三）四日，某支隊一部，以半個班兵力，以巧妙動作，攻進五城北之千佛寺堡壘，斃敵亡二，繳步槍一支，子彈五十發，我已安全撤出。六日，在台懷東之西天河與敵激戰，我逼克。

（四）我軍十二部，於六日拂曉，在磚林故郡之間，伏擊由曲陽退行唐之敵偽六百餘，激戰三時，斃傷敵偽四十餘，俘偽小隊長一，偽軍一，繳步槍七支，手槍一支，子彈二百發，其它軍用品一部。

阜平二區 生產空隙 堅持教育

阜平訊：二區羣衆生產和教育已經結合起來。高街周景龍的兒童撥工組，每天每人認二個生字，現已學會四、五十個生字。鄭宗莊的撥工組實行報紙「長腿下灘」，每天到地裏帶着報紙，利用休息時間讀報，讀了後還研究討論。槐樹底有四個撥工組，每組能堅持學習，劉萬琛的撥工組，每天學習四個字。晚上還學算盤，現已學會加減法和歸法。蒼山張生運撥工組，每天背着學習組長，休息即學習。但有些村雖然有學習組長，但是形式的，大部分群眾中提出每個青壯年每天保證識一個字的要求，沒有全部實現。另外不少的村幹部，認為教育工作是宣教幹部的事，因此重視生產忽視教育。現在正檢討改造，以使每個勞動互助組織，變成一個學習單位，實現每天識一個字的要求。（谷鳴）

冀熱遼邊區 減輕抗勤消滅「貼價」辦法

本報邊府訊：為愛惜民力，減輕人民負擔，以開展大生產運動，特由冀熱遼行署與軍區共同擬定減輕勤務補償「貼價」辦法，並令衛發出佈告，其內容：「一、嚴格執行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冀熱遼行署公佈之抗戰勤務暫行辦法與補充決定之規定（有動員證者方得動員抗勤，無動員證者，一律不得動員）。二、禁止無兵傳送信件，除情報隨到隨傳外，一般信件每天只准沿村轉送二次至三次，此外，無論任何信件與物品，不得額外動員人民轉送，如有必要時，須按工價僱用。三、減少與取消不必要的崗哨，加強瞭望哨，百戶以下村公所服勤、送信、帶路人員，平時每日不得超過四人。百戶以上村莊不得超過七人。除在戰鬥情況外，平時白天除持有沿村轉送證件人員，一律不准帶路。四、晚間和[illegible]頭崗哨，如無緊急情況，最多不得超過四人，工作人員到村留宿，不得額外派崗。五、偵察員[illegible]一律須親自[illegible]，在一般情況下，不得動員人民[illegible]。六、各村帶路偽員，立即取消。七、凡部隊機關[illegible]，及一切加重人民額外負擔[illegible]。八、[illegible]由各機關部隊[illegible]。」[illegible]開展大生產運動之際，[illegible]人員，均以生產為重[illegible]，嚴格執行上列規定，[illegible]以利生產[illegible]，而我人民亦[illegible]自四月開始實行。這一措施對開展大生產運動[illegible]具有重大意義的。（小李）

肅寧修築滹沱河堤 趙如俊當選模範 行署特予以嘉獎

肅寧訊：這次修築滹沱河北堤，洛莊趙如俊起了帶頭作用。參加時他對大家說：「這個堤打上，咱們可就有飯吃了。」自們一定要好好幹。到了×地，他叫了別人以後，就先到×地扭土。等到別人到齊，他已經扭了二十多扭，到吃早飯的時候，就扭一二〇餘扭。他一天兩派做工，每派多則七八十扭、少則六七十扭，晌午晚上還扭二三十扭，每天最多做三方多土。（每一〇〇立方尺為一方，約重一萬二千斤。）吃飯時候，他常常先讓別人吃飽，剩的多則多吃、少則少吃，真稱得起「帶頭」，吃在後頭。有一次別的民夫活累要求吃點白麵，他說：「小米麵就夠吃的，咱們多負扭」。[illegible]也不當吃這個，吃好的村裏派重員後，人們也就不要求吃好的了。他的土籃子是個特號的，又大又深，挑土時總是頂擔兒一籃頂別人一籃半，誰也不敢[illegible]付籃子，同時想挖土也挑不着。他自己一把鐵鍁，自挑自鋤土，經常疲打的幹活。他互助友愛精神也很好，晌午休息時，給梁村扭土三十餘扭，[illegible]大孫莊扭十五六扭。他們村莊有兩個商人，挑了幾天，覺着太累打算僱人，他說不能僱人，你們可少挑點，我多挑點，也就補上了。這兩個商人不但感激趙如俊同志的好處，並且[illegible]積極起來。由於趙如俊同志的模範作用，該村工作效率高，沒有偷懶磨滑的，使這樣提前交了工。[illegible]，並發給獎狀[illegible]他一把大[illegible]。在他接受[illegible]時，他說回去一定努力生產，幫助別人生產，爭取勞動英雄，[illegible]答上級對他的[illegible]。（郝執瑞）

行唐沙河西岸 栽稻全部完成

行唐訊：河今有稻地二千四百餘畝，已全部插秧。今年貫澈精耕細作精神，用鐵鍁翻二次，往年大部份翻一次，翻第一次使稻根污爛可頂一半地上糞，翻第二次將地裏一棵草也不留了。（馬宏志、溫明）

蘇北冀魯豫

我軍解放泗陽阜城

新華社華中十日電：新四軍張師自四月中旬至五月上旬，連續對[illegible]進行戰役攻勢，戰役共分三個階段，自四月十七日至同月底爲第一階段，對淮（陰）（洲）鄭（州）公路及（鹽）（城）（泗）公路進行大破擊。四月三十日開始，對泗（縣）（鹽）（城）公路全線攻擊爲第二階段，任務完成後揮軍北上，自五月七日開始進攻鹽豐以北睢寧以南各敵偽據點爲第三個階段，[illegible]。據軍區司令部發表一個月攻勢戰果爲：（甲）大小戰鬥三十五次，先後佔領泗陽縣城、大店、長直溝、高樓、邱集等敵偽據點二十個，[illegible]碉堡一百三十八座。（乙）解放國土一千二百餘平方里，人口十四萬。（丙）斃傷敵川下小隊長、偽總隊長、偽團長以下官兵五百五十餘名。俘偽團長以下官兵二千五百餘名，繳輕重機槍五十挺、步槍二千四百二十六支。目前泗鹽公路全線已被我完全平毀，泗縣城內敵偽正被日夜圍困中。至於睢寧以南之邱集、高樓等據點乃敵偽盤據七年來之老巢，偽切斷我一三分區聯系之楔子，且爲敵年來對我進行「掃蕩」蠶食之基地。我軍此次勝利，已使一三分區聯成一片。睢寧、泗縣、睢寧等縣城敵偽，俱在我軍包圍中。

新華社冀魯豫五日急電：滄石、德石兩鐵路三角中心地帶阜城縣城，已被我軍於五月二十七日夜全部解放。該城位於我五分區的中心地帶，連年敵偽以此作偽重要據點，築有幾條公路貫通景縣、武邑、交河等，將我五分區切成幾個小塊，互不聯結。我爲拔除這心臟障礙，使五分區打成一片，特於五月二十五日以主力一部，用神速動作，一舉突入該城，將城內偽軍全部解決，接着以猛烈火力圍攻日軍碉樓。二十六日晨，敵偽四百餘附鋼砲四門，由景縣出援，進至代莊，即遭我伏擊部隊予以重大殺傷，敵偽驚慌失措，不敢前進。二十七日，武邑、衡水兩城敵偽四百餘，也携砲四門，沿武阜公路配合景縣敵偽向阜城增援，我攻城部隊爲爭取主動，即機動撤出阜城，予武邑、衡水兩城來援敵偽以迎頭痛擊，敵偽負創逃竄，我又跟踪追擊，斃傷敵偽甚多，當晚阜城日軍即在景縣敵增援下，倉皇棄城逃往景縣，阜城即爲我軍光復。是役共斃傷俘敵偽官兵三百七十餘名（內有偽大隊副一名），繳獲機槍三挺、步馬槍三百餘支及其他軍用品一部。

蘇北敵寇調動頻繁

新華社華中十日電：隴海路東段各重要據點敵軍激增，似有伺隙「掃蕩」企圖。自黃師攻克阜寧進逼淮水後，上月中旬起，東台、鹽城、淮陰、淮安、漣水沿路，敵軍調動頻繁，新沂、宿遷等沿路除已駐有重兵外，近常發現新番號的敵軍兵團，來往流動；徐州則增敵二萬餘，附有坦克十多輛及四個騎兵大隊。淮陰、漣水偽政府已準備糧食，宿遷據說有大批敵軍到達。同時，敵加强控制偽軍、偽區糧食及交通綫，淮陰敵憲兵隊在每一偽特務機關，各派一班長，加强監視。孫逆良誠部以便衣短槍隊出沒於兩個據點之間的交通綫上，對我進行封鎖，各據點[illegible]放哨戒嚴，現我已加强戒備，準備予敵寇之瘋狂沿海防綫企圖以粉碎打擊。

敵後解放區

現有六十五完整縣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六月八日解放日報發表「解放區戰場一月戰況」稱：緊接着勝利的春季攻勢後，我各解放區軍民於五月份又發動了許多戰役攻勢，開始進行擴大解放區的夏季作戰。一月來克復縣城河北之南宮、大名、新河、任邱、河間、饒陽、安平、新鎮、深澤、武強、阜城，山東之東平、邵縣，山西之安澤，江蘇之泗陽等十餘縣城（全解放區至此已共有六十五個完整縣）其中以晉察冀及冀魯豫兩區攻勢最爲猛烈，成績亦極輝煌，其他區域亦普遍積極進行。晉察冀方面，由於懷安、淶源、蔚縣、完唐、建山、延慶、涿鹿各縣

一連串戰役攻勢，使我冀晉、冀察兩解放區在廣大的地面上已連成一片，將敵寇企圖從東而西，自平漢路高碑店經易縣、紫荊關至淶源公路，再由淶雁北、察南伸展之陰謀，最後粉碎。冀中之任邱、河間、饒陽、安平、新鎮、武強諸縣，相繼攻克，使我恢復並超過一九四一年前的發展局面，我津南部與渤海部，會同攻克青縣東北之惠[illegible]，更使冀中與冀東渤海區聯繫[illegible]城，至此冀魯豫的平原[illegible]控制，十七座縣城爲我所有，但另一方面，我山東軍區則處於緊張的反掃蕩中。又泰中敵人軍運頻繁，有欲動之勢，有隨時向我掃蕩之可能，值得提高警惕。

邱吉爾在競選演說中

漫罵社會主義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路透社訊，四日邱吉爾發表他向全英人民的競選演說，他說：「我將作保守黨爲基礎的現任臨時內閣首相，」並對之大加誇獎，說那是「另一種國民政府的」。至於對那些主張協調英蘇關係及改革英國社會經濟的英國共產黨、英國工黨及進步人士，邱吉爾却加以謾罵說：「社會主義的政策是和英國的自由理想不相容的。社會主義是不可分離地爲極權主義。」同時，那些因爲反對保守黨的反動政策，要求改組政府的進步呼聲，却被他指爲是整個社會主義黨派，若干時來即極力致力政爭，渴求每種權力的控制權」。邱氏並且誹謗的說道：「任何社會主義制度，如果沒有政治警察的話，是建立不起來的。」「他們將依靠某種形式的蓋斯塔波。」邱吉爾的說話中，也有相當大的一部份涉及自由黨，也極力分裂自由黨和「社會主義者」之間

阿特里駁斥

邱吉爾漫罵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路透社訊，工黨領袖阿特里[illegible]答覆邱吉爾對社會主義的攻擊[illegible]：阿特里與在內閣中[illegible]，首相忘了[illegible]，好久就已[illegible]忘記了在斯堪的那維亞國家有些年頭是社會[illegible]，他們人民有極大的好處，而一點也沒有可怕的後果。[illegible]沒有比這更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了。當他誹謗到秘密警察及其他等等危險時，他忘記了這些東西在我國，實際只在利物浦勳爵的保守政府的鎮壓年代曾經歷過的，而當時英國人民從拿破侖手中拯救出歐洲後卻遭到了災難，他忘記了許多事情，其中並沒有工黨辦理財政失當的危險，而他自己在財政部關於金本位問題造成了災難的紀錄。阿特里宣稱，有一種對選舉故意胡說一通理由的情形，他引錄邱吉爾去年有一次聲明，說對德戰爭結束後再繼續本屆國會，這就錯了。阿特里說，聯合內閣再繼續一年，保守黨將佔國會的多數。

貝文不參加

邱吉爾個人政府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倫敦訊，英國工黨及職工會領袖貝文×日稱，今年年初工業界有種謠言，暗示他會[illegible]

英共發表競選綱領

印度工人協會[illegible]支持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illegible]運動中的基本[illegible]正義的綱領[illegible]此綱領[illegible]實現的[illegible]措施，施有建立[illegible]要，土地國[illegible]租金[illegible]與薪金[illegible]與阿梅[illegible]赴伯明[illegible]說[illegible]

新聞組織在談判

[illegible]

美國進步人士

力主美蘇必須友好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塔斯社華盛頓訊，在進步民主黨員古費及德賴西（華盛頓州）主持下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一批衆院議員遞交新聞界一封信，該信是那些衆院議員們致代理國務卿格魯的，詢問美國是否違背了羅斯福對於調和兩盟國間紛爭的政策，是否違背了羅斯福在東歐的政策，是否美國成爲英國外交政策的附庸反蘇集團。德賴西報告格魯的回答說：美蘇之間並不存在任何衝突。當記者詢問古費是否滿意格魯的回答時，他說：「不滿意。」並還說：「如果舊金山會議失敗了，戰爭便是白打了，蘇美之間不應該存在隔閡。」德賴西說：「格魯的回答是好的，但國務院的確定立場應由國際上的成就來證明。」加州民主黨議員巴[illegible]說：他同意回答是好的，但是如果美國仍然繼續無故侮辱蘇聯，便很難使回答和行動一致。古費引證最近美國對於西班牙駐馬尼拉總領事與名遠揚的長槍黨間諜親日的德爾卡坦諾的處理，及當盟機轟炸曼谷時，美國務院竟接見泰國大使，他說：這是非常奇怪的事，美國竟如此友誼的對待敵人，而對於最強大的盟國竟這樣的懷疑，和這個盟國的合作對於世界的和平和舊金山會議的成功，均非常重要。古費回答記者的詢問說：格魯堅持美國並不追隨英國的政策，格魯說：蘇聯會懷疑美國，但這種懷疑是可以了解的。這些議員們曾與格魯討論過關於雅爾塔協定對於波蘭問題的解釋所引起的爭端，德賴西報告說：「格魯說美國所持的立場認爲雅爾塔協定並沒有[illegible]收倫敦流亡政府的人員，倫敦波蘭人被邀及的只有米科拉茲科一人，美國只希望波蘭能出現一個純粹代議制的政府。」關於國務院[illegible]了號稱反蘇的份子，古費說：這些議員們曾告訴過格魯，人民厭惡聽到國務院有[illegible]

蘇聯做了犯的聲明，包括格魯和亞契生[illegible]相信國務院尚有某某集團及某些和波蘭[illegible]集團。德賴西指出[illegible]最大海軍強國，聯[illegible]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illegible]友誼全國委員會四[illegible]電社會門[illegible]，警願協同一切[illegible]國家之間的團結，所危及，首先我們美、蘇之間的關係須成爲自由安全世誼，我們自己將[illegible]

新華社延安九[illegible]此間招待烏克蘭及[illegible]宴的宴會上，强調[illegible]宴會主要主人是美[illegible]宗旨的非官方的全[illegible]美蘇協會主席在演[illegible]相交換，不僅可促[illegible]可促進兩國的經濟[illegible]

賀浦金斯

飛抵柏林

新華社延安[illegible]日電：[illegible]美[illegible]賀浦金斯[illegible]柏林[illegible]

東河南清算鬥爭

一石

解放後的東河南鎮，目前正展開著羣性的清算鬥爭。自我軍解放該鎮後，羣衆民主要求的情緒便開始抬頭，起初人們還不大敢說話，經我政府人員的動員，和啓發，羣衆了解了「我們說出話來，政府就做主」。於是從深巷屋角的竊竊私語，變成大會的激烈控訴了。「滿肚子的話都要說出來！」在連着幾次大會上，羣衆的話一次比一次多起來，一個中年婦女站起來說：「俺家的三百多斤葡萄被狗們搶了，要賠俺的！」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竟嗚嗚咽咽地哭起來，好久之後，才說出話來：「打碉的工錢，短下從白洋二十多元，三幾百斤小米，拿去兩條口袋，沒有給一個大。」他這一說話，代表了許多人：打碉挖溝的工，都沒有給錢，一些小商舖，賣出的東西，都白送了。清算的對象，最初是一兩個惡棍，後來漸漸深追到直接或間接爲敵人服務的壞傢伙身上去了。

村南高台上的碉樓裏，住着一個日本指導官。爲這隻野獸服務的一批——三十來個武裝僞警察，僞村長和書記兩家乘人之危的大戶。另外還有與敵僞勾結賣大烟而又兼情報總站的三家大商舖：這樣就構成了一套巨大的吸血盤，把這個村及附近居民身上的血，可說是吸得乾乾的了。這隻豺狼，直接指揮那些武裝警察進行血腥的壓榨——吊打；壓槓子；灌涼水；在冬天的時候，用冷水澆人。不但是爲了搜刮，有時簡直就是給我人民以戲弄和侮辱。貧苦農民的鐮粃卸變成豺狼們的酒肉。甚至一個女人舊年賠嫁的一面比較精緻的穿衣鏡，也被弄走。給人們剩下來的，就只是一些將倒塌的房屋，和襤褸的衣服；碗裏淡淡的稀菜飯。孩子們面黃肌瘦；大人們是憔悴和恐怖。東河南這個擁有一百三十頃地，四百五十戶，二千多人口的大鎮子，過去是很富庶的。五六年以來，許多房屋倒坍了，渠道乾乾的，許多水田都變成旱地。沿河一帶的河灘地，任其荒蕪而不管。羣衆對農業生產的興趣已降得很低了。農民不要土地，在敵人統治的靈邱川，去年一年中已成爲一種普遍而嚴重的現象。過去的幾年中，由於拿不起負担，已有些家數不斷把地推給僞村公所。去年這種推地的家數，急劇地增多。東河南今年的陰曆正月，推出土地的有三十多戶，中農王荆山把三十三畝地全部推給僞村公所，一家六口人，每天只吃一頓乾的。去年全年差不多全是吃的淡飯，全家只吃了三塊錢(白洋)的鹽，每人一年平均吃不到一斤鹽。去冬全家只一個人穿上一身棉衣。敵人經常徵收的「軍需物資」，每畝要二斗八升穀子，此外每月每畝經常徵收一斤或半斤小米，徵收村款，每月一定一次，大小不等，看這一月敵僞花銷的大小爲定。總共計算起來每一畝所出的款和糧，要超過一畝地所能出產的百分之二十，土地的產量比戰前降低到三分之一。因此，中下層的農民就大量的把地推給僞村公所，有的搬到小村町去種一點土地；或請用上打與錢反向僞村公所典種一點土地；有的走口；有的乞討，有的上吊自殺。

該鎮光復後，政府宣佈把推地一律歸還原主。接下來就發生一個問題：這筆錢該從那裏出呢？大家的意見，要那幾個貪污了的僞村長出。一提到貪污，大家就想到不只這二千六百元(白洋)的上打個錢了，還有洋布錢，碉工溝工錢多；欠下小商舖的錢；總算起來就有五千多，其餘被拿走的白；袋，被搶的被褥，穿衣鏡都提出來了。應該負責賠償的，也就不只那三個僞村長，有不出款和高價出賣東西的兩家大戶，有吃一筆記兩筆與敵勾通收集情報的三家大商舖，羣衆終於找到這樣一個幫敵寇吸血的集團，這樣就形成一個總的清算鬥爭。

在清算鬥爭進行中，羣衆情緒更加高漲了，他們扭秧歌，演新戲，在大會上呼口號，挑戰，在日常談話中也大胆了。——總之，羣衆是開始過着生氣勃勃的日子。一個老石匠說：「八路軍」這一來呀，我們兩隻手拍不到一堆啦！」問他喜歡的原因時，他說：「咱八路軍和氣，不打罵人，……也不光是這……」他一時數不上許多來，最後說：「唉，老百姓，自己的事自己做主了。」用個名詞說，就叫做「民主」。——這個偉大的名詞，羣衆不一定說的出，但他們是在全部生活中深深體驗到了。新解放區的羣衆正在開始走上「民主生活」的新道路。

靈壽南霍營的簾子市

張建業

南霍營是緊靠慈河東岸的一個村莊，沿慈河多是葦地的，佔全村土地的百分之十五，村中的副業主要是打簾子，全村共八十四戶，有三百八十多口人，每戶差不多都有打簾子的習慣，但是多不經常，原因是銷路不太大，而且在戰後人畜力的困難條件下受到很大的影響。如有的孤兒寡女無勞力的，自己鬧不到市上，而賣出的價錢很小，就是有的僱人鬧到集市上，除掉腳錢外還要討百分之五的牙紀費，這樣左除右除使其收入很小，阻止了這一副業的發展，——今年合作社把全村的打簾子戶組織起來了，統一收買與統一推銷，消除了商販與牙紀的剝削，使得這一副業空前的發展。

組織起來前後的對比

組織起來前，全村參加打簾子的四十五戶，每月每戶平均打簾子三〇個，每個以市價四〇〇元，每個簾子用麻四兩計洋一〇〇元，經手費（牙紀）須二十元，運費一〇元，每個得純收入二七〇元，每月可打簾子一三五〇個，可得純收入三六四五〇〇元，全年春二月冬二月共打四個月可得純收一四五五〇〇〇元。收入雖然看起來是很大的，但是牙紀及商販的剝削很厲害。經過大家討論決定，由合作社收買，定期的規定價格，不論貧富社員所打的簾子，都由村社掌握，並在本村建立了簾子市，這樣解決了無勞力的困難，如有些孤兒寡女打下簾子，交給村社就不管了，由村社領導下的簾子市負責人管理，這樣沒有勞力的亦能打簾子，恢復了羣衆打簾子的情緒，並且附近村打簾子的也參加了這個簾子市，所打的簾子都統一的送到站上，使十一餘村共同建立了一個大簾子市。

建立簾子市的好處，除節省了勞動力，解決了無勞力的賣簾子的困難等外，還能夠吸收一些簾子販到該村買簾子，這樣擴大了簾子的銷路，能夠掌握市價出售，而且減少了商人牙紀從中剝削（過去牙紀稅百分之五，建立市後百分之三）增加了羣衆的收入。附近十餘村打簾子的都能集中在該村簾子市，統一出賣，這樣又能擴大打簾子的人數及提高打簾子的質量。

簾子市建立後，提高了羣衆打簾子的情緒，擴大了數量，以前打簾子只有四十五戶，現在已擴大到五十戶，過去多是有勞力的打，現在半勞力的無勞力的都參加了，出產的數量由每月三十個增至五十個，差不多增到一倍，全年春冬四個月可打簾子一二〇〇〇個，可得純收入三四五六〇〇〇元，每個簾子多得收入十八元，共可多得收入二一六〇〇〇元。

簾子合作社的人員與管理

這個合作社是依靠慈河沿岸五村組成的（南霍營、文城、康莊等），以村社爲基礎，每天由村社幹部二人輪流值日（特別是有技術的），每天吃飯由手續費開支。

社員到簾子市賣簾子時，人收賬登記，統一出賣，如果急於化錢的，先告訴負責人，先與簾子價款，一般的都是統一賣出。

『跑横』的勾當

——敵佔大都市人民生活一瞥——

普華

在敵人佔據的平、津，大都市裏，「跑横」是一般薪水階級小市民們最普遍的勾當，這裏所說的薪水階級，是指一般僞組織的小公務員，中小學教員，公司中的小職員等，靠掙薪水生活的人們。

在敵人殘刮壓榨，對各種物資糧食嚴密統制之下，這些小市民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在僞組織裏當一個小職員，每月薪水不過二百元到五百元，就是委任職也不過一千元，至於一般中小學教員，公司小職員，每月薪水是從一百六十元到三百元，最多也不過五百元。按平津現在的物價來說，一頓飯就得百元以上，那麼一個月的薪水，還不够吃五天飽飯的，但他們比做苦工的好處是：每月由僞組織「廉價」配給一袋麵，扣下薪水七十元左右。麵的重量是四十來斤，多是摻麩子，使潮，發霉，發酵，有的因爲發酵潮濕又凉乾後，凝固的像石頭一樣，做飯時需要一塊一塊的砸下來，就是這樣的一袋麵，還是押着三個月，兩個月，不按時「配給」，好容易託人賴臉，才得到手。我們知道，在大都市裏生活，處處都要花錢的，吃飯穿衣，住房，吃水，燒柴……那一樣離了錢都不行。所以如果靠薪水生活，他們早就應該到閻羅殿裡當差事了。

在生活的重壓下，他們不得不多想辦法，找些副業來幹，除去做小買賣，多找幾個掛名的差事，或是給僞官吏們担任家庭教師等副業外，「跑横」竟成爲這一層人最普遍的副業了。同時，由於敵人加緊物資統制，對開業種類禁止的增多，很多日常的必需品，都成了「黑貨」，在被禁止買賣之列。因之很多存貨的人，不敢公開銷售，用貨的人，不知到那裏去買，於是黑市發旺起來，在客觀上也需要有大批的「跑横」的，做爲媒介，所以較大的商號，都找幾十個貼手的「跑横」的；爲自己拉買賣，他們稱「跑横」的叫「轉輪帶」；有的也叫「皮條將」。

這些小職員，教員，公務員們，當他們按時到辦公室的時候，很少談什麼公事公務，而是討論着各種黑貨的行情，有的從衣袋裏掏出一條單子來，有的從小包袱裏取出一塊布樣子來，說明價錢多少，存貨若干，於是便有別的人應承代找顧主，等下辦公後，帶着貨樣子，各處奔走，待成交之後，再規定取貨地點。而買主賣主都互不見面的，「跑横」的便可把物品貨價點交清楚，從中取得貨價的差數，做爲他們的酬勞；常有一件貨物要經過好幾個「跑横」的，倒好幾次手才能成交的。

做「跑横」的勾當，須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要有手眼，路子，認識人越多越好，第二是無論對親戚朋友，都要善於說謊，如果他們要老老實實說出貨品的真實價錢，貨物便賣不上價錢，他們也便得不到利潤，只有餓着肚子白跑腿了。

在每天下午四點以後到晚十二點，是「跑横」的活動的時間，這些小市民們，爲着生活的鞭策，像穿梭一樣的奔跑着。

圍困靈山戰鬥中的老百姓

子弟兵圍困着靈山，打垮了曲陽增援靈山之敵。取得了勝利：在戰鬥前後與戰鬥中，曲陽二、三區老鄉給了子弟兵以各方面的幫助與便利。

子弟兵在大赤澗北山上準備戰鬥，五月的太陽照在頭上，子弟兵都流着汗，又渴又熱！一個小孩子穿着破爛的紫花單褂，胳肢窩裡夾着破舊的白褂子，腳上穿着一雙大人的雙臉鞋，後跟上縫起來三指長，像一對小棺材，臉上的汗水變成了一條一條的黑泥，正在山上放羊，政委微笑着叫小孩子過來問他：「你是那村的？叫什麼？多大了？」小孩子天真活潑的說道：「同志們不認的我，準認的我爹，他是個老放羊的，成年價給人家放羊，我是大赤澗村的，叫張小立，十一歲了。」政委又笑着說：「你看天氣這樣熱，到村裏去叫老鄉給我們送點水行不行？」小孩子高高興興的說：「行！我到西坡去，那村武委會主任是我姑夫，準能送來！」來回八九里地，不一會他就跑回來了，領着八個老鄉挑來了八担水，他盛了滿滿一碗水雙手送給政委，他雖然流着汗、喘着氣，但他始終是笑着。

大赤澗被敵人盤據了三年，前幾天被我子弟兵趕跑了，現在子弟兵又住在他們村打仗，老百姓都高興的合不上嘴，自動的給部隊做飯燒水，送紙煙慰勞。聽說犧牲了兩個戰士，馬上就買好棺材幫助埋好。游擊小組更埋雷滑路，始終不脫離部隊；所以部隊在村裏非常省心，可用全力去打仗。老百姓和地方幹部還親熱的說：「同志們安心打仗吧！有什麼困難，需要什麼就說話好了，絕不叫你們遭難！」

子弟兵在寨裏高地上打擊敵人，二區各村發動了五十付担架來配合；當戰鬥最激烈時，有幾個子弟兵受了傷，老鄉們站起來，都搶着去抬，不讓誰去也不行，掌握担架的同志才很好解釋分配。老鄉們有的從十幾里地以外趕來，有的在戰壕上，在部隊後面跑來跑去，有的二天不吃飯也一樣參加，把我們的傷員都安然的抬下來。甄家莊的四個老鄉，爲了搶救一個傷員，在敵人密集火力封鎖下不顧一切的跑上去，忽然被敵人打倒了一個，但老鄉們沒有害怕，第二次又衝上去，把傷員背在背上爬下來，那個負傷的老鄉也躺在担架上抬下來了，他心裏明白，知道爲什麼自己負了傷，所以他仍非常興奮。

傷員經過各村時，老鄉們都跑來慰問慰勞，寨地村老百姓拿出了一千多個鷄子，大批紙烟，還買了掛麵，大米粥，全村青年婦女，端着碗親自去喂。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端着一碗大米粥，一坐在一個傷員緊跟前，因那個傷員負重傷，吃不下去，老太太就一面喂一面安慰：「同志！別難受，同志，養幾天子就好啦！整打了一天啦，來，我喂你！」老太太眼裏含着淚花，好像喂自己的親人、自己的孩子，那個傷員馬上睜大了眼睛，望着老太太，像望着自己的親娘，他高興的一氣喝了一碗。

寨地全村的老鄉親切地慰問傷員，一直到深夜，到抬走了最後的一個。傷員們的担架上都放滿了鷄子和紙烟，他們都很高興的到後方去休養。

（韜影、李進鵬）

「三寶，六多」

巽成

敵寇統治下的石家莊有「三寶六多」之說。石家莊自一九三七年淪於敵手後，經常駐有二十萬以上的敵僞軍，殘踏着二十萬市民。不說敵人屯「配給」、收買、強征、暗偷、窯賭、毒化，只去年敵就給「冀東」「蒙疆」運出二百二十斤麥子

一點，就不難了解市民被壓榨到什麼程度了。各「株式會社」壟斷操縱，囤積居奇，再加捐稅繁雜，一般商號只得關門走暗市或改爲小販。銀行借貸公開規定年利三分，但公開借不到，暗帶年利已達百分之二百至四百。即借貸百元十個月還二百或三百元。每天趕早市的短工（失業工人，店員、農民）達三千至五千人。身體強壯的就被迫賣血，一西西百元。全市百分之二十三的婦女淪爲娼妓，其中不少官宦子女，賣淫求食，明娼被擄打野鷄，老妓女只求有人管飯。與此同時，販賣人口竟成了專門職業，三千元至一萬元就能買到一個年輕婦女。